



政事本紀

紫禁城里小吃摊

“皇上到圆明园喽”窗外这么一喊，二秃子爬起来就收拾家什，出门直奔西苑。不单是他这个卖烤白薯的，整个海淀镇，卖煎饼果子的，卖糖葫芦的，卖切糕的，卖羊头肉的……全都奔西苑而去。

干吗？出皇差？皇上有御膳房，不吃烤白薯。二秃子们的主顾是随侍的众多官吏，尤其是军机处的老爷们。皇上在圆明园待多久，可没准儿，军机处都得在西苑的临时值庐候着，拟旨，办公事。饭当然也管，可内务府偷懒，老闹得一班军机老爷半饥不饱，这就做成了海淀镇多少小买卖人的衣食啊。



▶ 当年天子驻蹕、百官云集的万园之园圆明园，而今只剩了断壁颓垣。只靠这样的图片，已很难想象当初的盛景

据二秃子说，照顾生意的不全是满语称“达拉密”的军机章京，那些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什么的，也常自己跑到园子外来买吃食。夏天热的时候，有的老爷连朝褂也没穿。有的等不及，还没进园子就开始啃白薯。“这算什么呀？”二秃子得意洋洋地睨着旁边守红果摊的六狗儿，“我表哥，小顺子，知道吗？在宫里当苏拉，那买卖才叫常川生意呢！”

小顺子住在西华门内，正职是照管宫里消防用的大水缸，副业是卖豆汁儿烧饼。每日天还没亮，他就在午门北边侍卫房外面摆开他的摊子。早朝规矩是五点钟。四点来钟，主顾们就陆续来了，值夜班退下来的侍卫、上早朝的王公大臣、军机处轮值的章京，都喜欢来这儿喝碗豆汁儿，嚼个烧饼。小顺子这生意就趁个早点，不比那些太监卖糕饼水果的，一直到下午都有买卖。

一天，小顺子还没起床，听见外面有火枪声，然后是呵叱声、脚步声，火光映红了窗纸。小顺子吓得不敢起身。

天渐渐亮了。外面也没了声息。小顺子正想着胆子出门看看。突然，砰砰砰，门被拍得山响。战战兢兢开了门，一个侍卫满头大汗站在门外。

“有多少烧饼 全拿来！”

存货只有二十多，都拿走了。还好，给钱，没拖没欠。紧接着又拍别的门，砰砰砰。一条巷子挨家挨户搜吃的。

怎么回事？谁都闹不明白。过了半天，隐隐约约听说，有反贼乘皇上不在京，闯进了宫内！那要咱们的吃食干吗？听说侍卫们守住西华门，没东西吃，庄亲王派护卫买咱们的烧饼充军粮呢！

那反贼要是给剿灭喽，咱也算有功？大概吧。

也算经历了一件大事。小顺子记在心里，等平了反贼，回海淀说给家里人听听，不把他们吓掉了魂！

时在嘉庆十八年闰八月，白莲教林清等人与宫内太监勾结，杀入宫内，事历五日五夜始平，史称“林清之变”。

那个逃席的人

北京宣武门外，现在最有名的当然是 SOGO，成天吸引无数红男绿女。跨过宽阔的宣外大街，沿路南的小胡同一条条找过去，问问街口那个卖烤白薯的，达智桥在哪儿？不知道？那个卖糖炒栗子的呢？什么？这儿就是达智桥胡同！那……那个什么呢，在哪儿，远吗？不远不远，这儿不就是嘛，就剩下这个了。



▶ 作为满人 和珅能够科第出身，实属不易

就剩下一块牌子了。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杨椒山祠。牌子嵌在一个杂货铺的门脸南侧，远远望去犹如爱国卫生运动的标语。后面的屋子，是老屋，可是低矮得不像话，断不是风云际会的松筠庵。

我不懂，为什么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旅游景点的不是松筠庵，而是杨椒山祠。没错，杨继盛是明末人，但是把松筠庵定为杨椒山祠，不过是乾隆晚年的事。有清一代，小胡同里的这栋房子不断被人提及、描述、追忆，不是因为杨椒山，只能是因为松筠庵。

有许多大事件在这里发生。这里房舍轩敞，松林环伺，论野趣当然比不上陶然亭，可它离城门近，与那座皇城的关系紧密得多。进京赶考的举子或同乡的京官，常常借这个幽雅的所在聚会游宴。这里甚至一度是翰林院清贵的学士们常规的吟游地点。

它出过的最大风头大约是在 1895 年。那年 4 月 15 日，《中日马关条约》的内容通过铺设未久的军用电线传到北京，立刻惊呆了所有的耳朵。割让台湾、辽东半岛和二亿两白银的赔偿，是大清与外国打交道以



► 阮元是清代著名的儒吏，对学术大有贡献

来最屈辱最惨烈的退让。几个小时后，正在京师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在一个叫康有为的广东人率领下，在松筠庵集会，草定了一份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奏章。康的学生梁启超负责抄写，足足花了卅六个小时。他弟弟后来说，这件事改变了所有在场者的一生。这就是历史书上说的公车上书。

不过，面对松筠庵，我想起的是另一桩往事。那还是国运正盛的乾隆朝，权相和珅的生日在即，他向每一个在京的翰林都发了请帖——和珅并不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，是个草包。作为一个满洲贵族，他居然能够科第出身，实在不易，《儿女英雄传》里的安骥安公子也不过如此。不过翰林们不买他的账，他们约定当日在松筠庵聚

会，谁也不准去赴和中堂的寿筵。

到那日，松筠庵冠盖如云，翰林们果然都到齐了。吃了一半，突然有一位庶吉士说肚子疼，匆匆离席，紧跟着直奔和府。和珅见着这位唯一来贺的太史公，表情几乎可以用感激涕零来形容，亲迎亲送不算，还回赠了许多礼品。

之后，这位名叫阮元的翰林公就青云直上，外放，升转，没多少年就成了封疆大吏。他在两广总督任上，出资在广州设立了一座学海堂，大大提升了岭



► 阮元的书法

南的读书风气。有人说，如果没有学海堂，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万木草堂，当然也就没有康圣人之流。一只蝴蝶拍打着翅膀离开了松筠庵，千万只蝴蝶挤挤拥拥地又回到了这里。如果庵后的松树有知，它记得的东西，一定要比我们了解的多得多。

现代启示录



► “中兴名臣”里，胡林翼比左宗棠低调，比曾国藩平易，有着湖南人中少有的柔和

我知道，这个故事已经流传多年，众所周知。可是它总能不期然地浮现于脑海，让我愿意将它再讲一遍。

同治某年的某一天，武昌城里的文武官员，乘轿的乘轿，骑马的骑马，熙熙攘攘地奔波在大街上，人流涌向总督衙门。原来前两日，湖广总督官文发出请帖，说今天是“宪太太”的寿辰，例规县级以上官员都须盛装到贺。这位官文官制军，和后来的南皮张之洞张香帅不同，旗人子弟，好的是漂亮体面，江汉大小上百位当差的，谁敢不把家底儿穿在身上？但见补服鲜亮，帽顶闪烁，朝珠铿锵，喝道声

连连，马蹄声哒哒，好不闹猛。

百官齐集辕门，挨次递上手版，请总督大人安，祝宪太太福寿双全！以湖北藩台为首，正准备躬身入觐，队伍前列，突然起了一阵骚动。少顷，只见藩台大人挣红了脸，捏着簇新的手版，怒冲冲地自人群中挤出来，边走边嚷：“咱们是朝廷命官，他把咱们当什么了？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走！走！”

哗然。互相打听：他这是跟谁？大喜的日子，成何体统？确切的消息很快从前列滚了过来。敢情今儿个不是制军太太的寿辰，只不过是三

姨太太的生日！轰的一声，刚才是开水，现在成了油锅。大伙儿也顾不得次序，一径揪住辕门口的中军，索还手版。他官文宠妾灭妻，咱们不能替他长这个脸！还来还来，什么时候小老婆也做起生日来了？国家名器有这么滥用的吗？

手版基本上要回来了，可是走的人不多。巡抚大人还没到，很多人想等着看他的反应——也许是等着看笑话。抚台大人可是平发逆的名将，一定咽不了旗人官文的这口气。每个人都有点受辱的感觉，也许抚台能给他们挽回点儿面子：他可有专折奏事的特权！

抚台的轿子来了……手版递进去了……别吵吵……里面叫请……抚台进去了！他是不是还没听说今日是给小老婆祝寿？谁告诉一声去呀！要去你去，我又不是什么红道台，犯不上掺和！

抚台进去了就没有再出来。而且，据跟来的戈什哈说，抚台知道制军是为姨太太过生日。文武官员面面相觑，半晌，一个个灰溜溜地将手版交回中军。正好制军传令：谢诸位大人到贺，小妾生日，不敢劳动，一律挡驾。这些官员又灰溜溜地上轿，上马，回家。

没几日，湖北官场上盛传：官制台的姨太太，拜了胡抚台的老太太为干娘，见了抚台，一口一个大哥，喊得那叫一个甜。散辕后的饭局中，就有人愤愤不平：胡中丞一代儒将，恁地没骨气！一旁却有老于世故的点了一句：朝廷正在防汉人，不敷衍好旗下同僚，怎能施展手脚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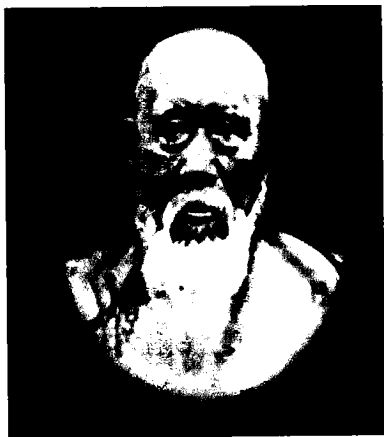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，自此以后，凡是抚台的主张，没有被制台驳回的，就算有什么阻梗，胡抚台让老太太跟干妹妹说说，过一夜，没有不成事的。

在史称“同治中兴”的这一时期，名将辈出，能吏无算，但要说满汉大员间最无掣肘的，当数湖北，一己主张推行最力的，也得数这位湖南人，胡林翼。曾国藩很感慨地说，胡林翼之难为，在于晓经权之变，而又节行无亏。

记得李敖常说，正人君子之所以屡屡输给奸佞小人，是因为太高，不屑于用低下手段。最近看李敖上蔡康永的访谈节目。蔡康永问刚动完前列腺手术、还戴着尿布的李敖：“现在的年轻人，都不读你的书，只是在电视上认识你，你怎么办？”

“所以我拼命上电视。”李敖瘫在椅子上，极快地答。

翁某今日洗脚



▶ 一代帝师翁同龢，和他的政敌李鸿章比，“迂”得过分了些

翁同龢是哪里人？这个好记，清末有一副巧联流传甚广：“宰相合肥天下瘦，司农常熟世间荒。”上联骂李鸿章，下联斥翁同龢。所以出过两代帝师的翁家是钱谦益的同乡，江苏常熟。

翁同龢因为得罪了西太后，被赶回老家。在当时这不算丢脸，还可以美其名曰“养望林下”。他也着实过得不寂寞，皇上方当盛年，等到太后百年，他这个老师说一声“起复”，还不照样入他的军机？还

许当个领班大臣。所以门前照样车水马龙，倒好像翁大人并未革职，是回乡省亲，小住数月。

翁同龢是晚清大书法家之一，每天总要写上十余幅字，以消日遣怀。但是他很少答应别人的求字，亲朋好友，求十回也未必到手一张半张。就连顶头父母官，常熟朱知县，翁同龢也懒得敷衍，随他百计请托，片纸不入公门。不怕县官，就怕现管，一个革职的乡绅，还这么NB？朱知县恨得咬牙切齿，一点办法没有。

造化小儿看得有趣，手指轻轻一拨，时更势易。百日维新，戊戌变法，京中消息一天一个花样，最后是上谕到：奉懿旨，翁同龢荐引匪人，有“康有为才胜臣十倍”之语，着革职永不叙用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。

朱知县一跤跌到青云里，从此每天前往翁府，召集翁家所有奴仆，一一询问：中堂今天干吗啦？上午？下午？晚间？夜里？吃了啥？见了谁？言谈间可有大不敬的地方？必把翁家上下折腾个底儿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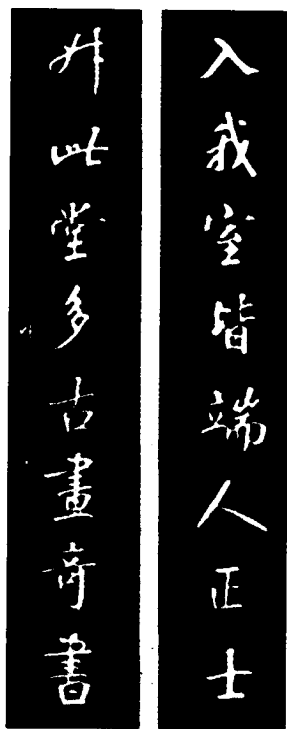
翁同龢这个气呀，可他是清流领袖，一代大儒，总不能跟这种庸吏当面翻脸。也罢，你不是奉旨管束我的一举一动吗？老臣领旨，豁出贴补家人几双鞋钱，与我每隔几个时辰，往知县衙门送一封小札，上写：翁某欲往后院走动，请老父台核示。或是：翁某家中饭熟，将进食，请老父母巡视。再不就是：翁某午睡片刻已醒，现坐于厅上与客略谈，请老父母详察。

最后一封书信，内容是：翁某今日洗足，请老父台驾临看管。翁老爷子也写出神气来了，两页八行，写得飘洒自得，天矫不群。

第二天果然清静了。翁同龢捻髯微笑，姜还是老的辣。过得两日，突然有人急急来报：朱知县将中堂大人请看管洗足的信函，用白綾裱成合锦条幅，挂在县衙花厅，逢人便夸，说古人有“争座位帖”，今有中堂的“洗足帖”，大可辉映古今，合为双璧云云。现在合县士绅都知道中堂大人请知县来看自己洗脚。

翁同龢的老脸红没红？不知道。反正他要求收回这幅书法作品。朱知县这个SB，居然收了他一屏一对，就把信还给翁家。不用说了，什么也不用说了，这幅本可成为书法史文化史经典作品的书法，肯定被老翁烧了……朱生，你知不知道，翁中堂的对联、屏风，京师琉璃厂有不少卖的？

补记：突然想到前几年关于鲁迅日记中“濯足”是否代指性交的争议，嘿嘿，脚，以及对脚的洗涤，在中国文化史上，还真是个意义丰富的符号。



►翁同龢的书法，世称一绝

康祖诒中举



► 自号“长素”的康有为，少年立志，一生不改

四品军机章京康祖诒康大人，学问有得弹（注：广东方言，意为“没的说”），朝中一班大老都推重得很。可是他走过一段非常坎坷崎岖的成才之路。

他 19 岁就成了“荫生”，就是先人当大官，后代就能以秀才身份直接参加乡试。那年是光绪二年，没考上，一直考一直考，到了光绪十八年，他都 35 岁了，还是得个吉（注：广东方言，意为“什么都没有”）。对此外间有许多议论，有说

康某人命途多蹇的，有说广东的“南闱”历来就难的，洪秀全不也是考了 14 年不中，才起意谋反的吗？可是康大人 31 岁时跑到北京去考，不是也没中吗？

这其中另有原委。

康大人衰就衰在太早出名，那时他的学生都已经出了好几个举人啦。像那个梁任甫，还娶了主考李大人的妹妹，进京以后到处揄扬他老师的“公羊学”，弄得一班大学士潘祖荫啦，翁同龢啦，都欣赏得不得了。有欣赏的就有嫌恶的，最大的反对派，是徐大学士徐桐。

说起徐桐，这个人的顽固是出了名的，京师人称“徐老道”。他最恨洋鬼子，可偏偏家就住在东交民巷附近，天天看着黄发碧眼的夷人进

进进出出，一口气出不了，只好在门上贴一副对联：“望洋兴叹，与鬼为邻。”徐老道最讨厌康祖诒，动不动就说：“什么公羊母羊，都是乱天下之学，康祖诒这种人，必须挡着他的出路，让他不能出头！”每次朝廷放了广东主考，徐老道总要当面叮咛，可不能让那个康祖诒中呀，万一要是中了，也要把他的卷子抽掉换掉，一定呀一定。这么一来，这康祖诒能中举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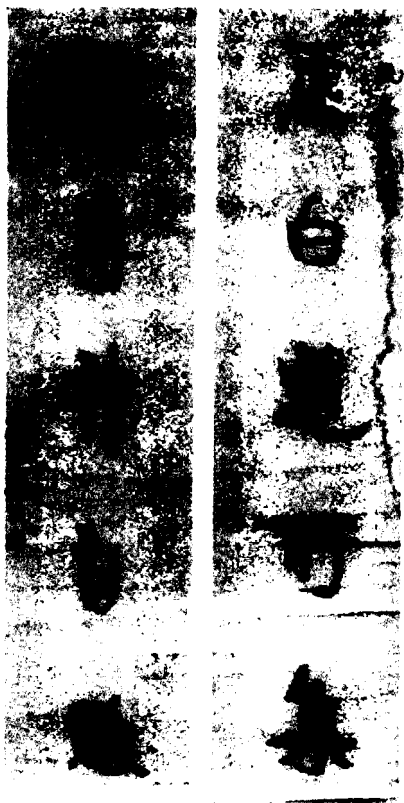
癸巳（1893）这一年的恩科，广东主考放了顾渔和吴郁生两位大人。临行徐老道又嘱咐上了，两位主考唯唯诺诺，牢记于心。

考完以后判卷，为了一份卷子，两位主考争开了。因为这份卷子，是副主考吴郁生看中的，他觉得这么好的文字，非“抡元”不

可。可是按惯例，抡元的卷子得从主考官判的卷子里选，副主考只能选二、四、六……名。所以顾渔不乐意让这份卷子排第一。两人争执不下，同僚们赶紧排解。最后决定，给它个第六名！为什么只给第六名呢？因为乡试例规，写榜的时候，先空着前五名不写，从第六名写起。写完余下的，再由第五名倒填到第一名，称为“五经魁”。第六名呢，称为“开榜”，这也是一种荣誉。

判卷的时候，两位主考还互相提醒，别忘了把康祖诒的卷子抽掉。可是一争排名，两位主考官都气鼓鼓的，到了半夜拆卷子放榜的时候，谁也不跟谁说话。谁知写榜人拆开第六名卷子的弥封，一唱名：“第六名举人康祖诒 南海县荫生！”

两位主考心中大惊，张口欲呼，又都一下没叫出来。说时迟，那时



► 康有为的书法与他的为人一样桀骜

快，康祖诒的名字早已一个传一个，传到外院去了。外面等着的无数报子，立即飞奔出门，上马，加鞭，直奔南海康府领赏去也。

这也可能是一个传说。因为也有人讲，那年康大人中的是第八名。不管怎么说，康大人这下总算守得云开见月明。转过年，他老人家进京会试，带着一帮子举人搞什么“公车上书”，之后的事情，你们就都知道啦。

一个状元的诞生

古话说：场中莫论文。科举考试这东西，和那诺贝尔文学奖仿佛，搜中的能人异士固然很多，漏掉的也不少。最牛的是状元，称为“大魁天下”，其实明清三百来个状元，真正成大器的甚少。因为中不中状元，实在与个人的才学无关。

清末有个状元叫张謇，后来成为立宪派的代表人物，民国以后也是政坛的风云人物。龙公（姚鹓雏）有《江左十年目睹记》，就是专门写此公的。他是怎么当上状元的？我可以用一句峰回路转来形容。



► 张謇状元出身，却以实业闻名后世

张謇的父亲是海门人，卖糖为业。后来迁到如皋，辛苦供儿子念书。张謇在如皋考秀才，属于“客籍”，需要当地学官作保。如皋有个马讼师，看张謇父亲有钱，勾结学官，勒索“印结费”纹银二千两。张家只肯出八百两，于是马讼师找了个姓张的，说他才是张謇的生父。这件事闹得不可开交，马讼师势力太大，一县人都知道张家冤枉，谁也不敢说什么。幸好，如皋地属南通州，知州孙大人很知道一点张謇的才学，干脆大笔一挥，让张謇附到南通州学来。这一下马讼师无计可施



► 张状元酷嗜艺文，图为他请梅兰芳到南通演出时，两人合影

了，可是后世就只知道南通出了个张状元，谁知道张状元是如皋人？如皋人气不过，只好自嘲：“如皋连个状元都载不住，海门送来，又被马某送到通州。”

张謇的状元是怎么来的？最关键的因素，在于他的老师是赫赫有名的翁同龢。张謇中状元的那一年，是赫赫有名的甲午年（1895），翁同龢身为帝师，入值军机，坚决主张对日开战，俨然清流领袖，声名如日中天。这一年派的殿试阅卷大臣，翁排在第三位，首席阅卷大臣是张之洞的哥哥张之万。要说阅卷大臣有八位，各花入各眼，怎么就轮到张謇中状元呢？这就得归功于张謇门板都挡不住的运气了。

张謇殿试完毕，把卷子交给收卷官，巧了，收他卷子的人他认识，是翰林院修撰黄思永。黄思永一看，是张謇，有交情。先不交卷，打开看看再说。哟，这就出问题了，有个错字，张謇挖补了，这没问题，可是张兄呀，你忘了把正字填回去了。殿试最重卷面，要是就这么交上去，不用问，三甲最末。黄思永从怀里掏出笔墨，帮张謇把这字填上了——告诉你，历年的收卷官，都随身带笔墨，为了就是有机会帮一帮认识的新进士。这还不算，黄思永还知道张謇是谁的得意门生，可可儿就把这卷子递给了户部尚书翁大人。

说实话，考上进士，是考生的本事，因为卷子 is 密封的。谁中状元，那就全凭运气了。说是皇上钦点，其实皇上很少改动阅卷大臣拟定的结果，除非准状元叫“王国钧”（亡国君），太不讨口彩了。按惯例，应该是首席阅卷大臣张之万来定状元，翁同龢也就能定个探花。可是翁坚持要让张謇中状元，张之万不干。别的大臣都不管，李鸿藻可向着翁同龢——他们俩都是清流的首领嘛。最后张之万只好让步，官衔资格，都是张高，可是翁大人势大，那胳膊能拧得过大腿？就这么，甲午年的

状元诞生了。

曾国藩曾经自拟墓志铭曰：“不信书，信运气，公之言，传万世。”曾文正公的道德文章，我都不大佩服，但这句话实在说得好，他老人家立德立功立言，却要留下这句话，让成功人士别狂，不成功人士呢，也别泄气。万般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，一想到这句特宿命的话，我就能放下《财富》之类的杂志，心安理得地过我的穷日子。